

在同学的聚会中,我算一个话比较多的人,主要是记忆还好,见到熟面孔,就会想起与之相关的人和事,特别是有些私密的,说出来就会成为一个话题,就会把身边的人聚集到一种情绪里,并且会把端着酒杯都干了。也有不出现共同记忆的时候,眼中有迷离更有不解,这总让我转身寻找更熟悉的方位。记得上一次我发现角落里的陌生人,是她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而我记得她。

变成礼品,当记者时常在新闻发布会上收到,那时候还没有笔记本电脑。虽然有钢笔已经不见得是文化人了,可我遇到好的钢笔还是留下来,况且还有很高级的笔盒。留下来,让钢笔同我一起等待孩子长大。当孩子真的长大后,我指着书柜上那些也挺贵的钢笔说,能作为礼品,来完成你的成人礼吗?儿子笑了,还是给我点钱吧。

虽然钢笔的使用价值消失了,可好的钢笔仍然可爱,仍然有观赏的价值。于是家里就有了几十盒各种各样的,国内国外的钢笔,摆起来,华贵而雅致,与书放在一起,显得是那样不可或缺。

在钢笔面前讨论电脑好不好?

好,真的好,特别是我这类靠写字为生的人。浏览、游戏、查资料、改稿、投寄……把我方便得人五人六的,于是,在单位一起换笔时,我学习电脑很用力,那时若是有人说我还同钢笔是亲戚,等于骂我呢。记得靠钢笔混饭吃的时候,最麻烦的是“再抄一遍”。编辑有意见,然后让你拿回去改,实在不愿意抄了,就用糨糊去贴,于是就有人说,你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或好作家,因为你懒。有了电脑,情形完全不一样了。

与钢笔比,电脑仅仅是更物质化,更工具一些吗?它让我走近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享受文明并丰富了对未知的想象,它灭掉的又不仅仅是钢笔。

是的,我曾临过字帖,参加过硬笔书法班,很用心地想把字写好,有一手好字在人群中常常脱颖而出,做了文字编辑之后体会更深,稿件的字好,就会选出来先看,不想看的稿件那就不看了,无论你写的内容有多好。

钢笔在文字和大脑之间所传达的气质性,永远是电脑的遗憾。

这几天我在找一支旧钢笔,是灰颜色的英雄100号,这种钢笔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作家的标配,谁要是随手拿出英雄100号来用,那他可能就是职业写作者了。

我曾受约去采访作家谌容,在一间复式结构的客厅里有一个小眼睛的大男孩儿出来进去的,想起来不应该是梁天,那时的他在部队当兵呢。记录时笔没有水了,这是钢笔在人间最对不起主人的时候,也是钢笔最不如意的时候。谌容老师起身,从她的笔筒中选中一支递过来,出门时把那支笔送给了我。当时年轻,回来就时常把笔拿出来当人们说,不信的人都是谌容的读者,特别是把《人到中年》摺到枕下的;信的人是同行,无声的微笑是对我浅薄的原谅。

找到了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看看,那是一支唯一有记忆经历的笔。

在电脑面前摆弄钢笔的乐趣,我们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人了,因为我们用汉字更亲近,汉字的书写更讲究美感。孩子的同学来,都把这些盒子看作是项链的,总觉得很多,就不知道是不是金的。

我喜欢易中天,不仅是他机智能把书读透的能耐,还有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他对汉字以及汉字所带来的一切都认真。



非虚构 龙江故事

老号兵的胸怀

□白衍吉

哈尔滨的城中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故事都是“这一个”,正如自然界的两片树叶不会一样,人世间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体验、感悟,也不会相同。无数的人生故事见证了人世间的社会变迁,组合成一座城市的过往和未来。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的故事可能会由别人来写。由于一种机缘,这位老号兵的故事就由我来写了。

那一天,我沿着九站公园江畔往东走,忽然听到了高亢嘹亮的军号声。我循声而去,发现在铁路江上俱乐部临江一侧的沙滩水边有一位站立的主号者。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81岁的老号兵蒋汝全。

也许是出于一个老记者的职业敏感吧,他和军号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家在中央大街西侧红专街一个大院的老后楼,老伴三年前去世,他仍独自居,自在。他很健谈,还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家太乱了,真不好意思你过来看我。我这一辈子就是个当兵的人,普通一兵,在部队近七年是个上等兵,退役回哈尔滨在企业工作三十多年直到退休始终是一个家。我在江北船厂那儿也有一个家,老房子。江南江北骑自行车来回方便,看看江景,吹吹号,夏天游泳,每天挺忙活,不缺吃喝,挺满足的。”

真是快人快语,一脸快乐的样子。我说,你说得对,平常人平常心,一个人只要努力了,生活过得好了,心里快乐,这就够了。他说:“你身体多好,头发那么多,还是黑头发呢。看我头发没多少了,都白了。但没什么大病。在部队服役时渡河军训时膝盖半月板损伤,经过治疗锻炼问题不太大。生活很好,退休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再加上工伤军人补助金每月三千多,小七千元,花不了。孩子们都挺好,常来看看我送点好吃的,啥都不缺。”

蒋汝全个头不高,但很端正,额头皱纹不多,很结实的样子,年轻时很像样的。他说,父亲是上世纪初京高师毕业当过中学校长的老知识分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周全。小时候家住南岗,中学是在七中就读,就是现在的萧红中学。1962年政审合格入伍当兵,被分到工兵营舟桥连当战士。部队军训抓得紧,抓得严。城里长大的娃当兵得不怕吃苦才能过军训第一关,我觉得自己还行,磨练不是啥坏事,长的是本领,练的是意志!我那时候二十岁正血气方刚,有一身的劲儿,拔杠子、俯撑、射击、投弹、负重行军,泅渡、架桥、冲锋艇抢险,样样都不错,当过五好战士,年年受到嘉奖,还立过集体三等功呢!他边说边把证件、获奖证书、自己写的号谱等物件拿给我看,这都是他的骄傲。

当兵的第二年,连里的老号兵退役前,向连长推

荐我,说我是个号兵,说让我试试吹号不鼓腮一吹就能高到三个音号,最高五个音号,练就就成了。我喜欢音乐吹笛子,从小在松花江扎猛子、浮水,最喜欢自由泳、蛙泳,肺量大。就这样我接过了军号,成为一名号兵。号兵用军号声传达军令,号语要准确、即时。上岗前我奉命到师部参加新号兵的学习训练。主要是学习军号谱知识、背熟号谱,再就是练习学会吹号。号谱,就是号音表示的语言,如同旗语一样。号谱分三种:名目号谱、勤务号谱、战斗号谱。在红军时期号谱有三百多种,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只剩下二十种了。再就是学习各种规矩、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战时如何保护自己注意隐蔽,保护发令首长,吹号时要保持一定距离。还有就是练习嘴上下功夫,吹好号。为了练拔音,就是吹长音逐渐拔高,我常躲在菜窖里偷偷练习,为了吹劲达到拔高的五节,我把嘴唇都吹肿起水泡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第一个获得通过光荣回到了连队。连长夸我是意志坚、底气足的好号兵。从此,我和五音号谱结了缘,人不离号,号不离身,直到六年后以退役回到哈尔滨。临行前宁营长还在我的退伍军人证上签了名字,留下电话,作为纪念。

在部队服役时,有两件事他铭记在心。一是1963年他随部队参加河北抗洪抢险救灾斗争,河北的牙牙河、独流河、大清河、滏阳河等泛滥成灾,舟桥首当其冲,皮划艇、冲锋舟、登陆艇全都出动,筑堤、架桥、救人、抢险、救援,历时两个月终于取得胜利。老蒋说那时见到《解放军报》随军记者刘浪来采访,还看到放映的新闻纪录影片《河北人民抗洪斗争胜利》,那里面抗洪抢险中的战士中也有自己的镜头。二是1968年,他在北京火车站执勤中的一次拍照经历。老蒋当上号兵之后身边还有一件宝贝,那就是哥哥送给他的一个珠江牌135照相机,老蒋至今还保留一卷黑白胶卷作为念想。他不仅会照相,还能自己冲洗胶卷。

1968年秋老蒋退役回哈尔滨,被安置在特种行业负责印制各种票证的印刷厂当工人,那时是“票证时代”,许多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他一直默默地认真地工作着,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生活开始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哈尔滨的城市面貌也越来越好了。他家所在的红专街是中央大街的辅街,饭馆、超市很多,每天早市人流涌动,各种蔬菜瓜果、鱼肉海鲜、小吃美食应有尽有,物美价廉。普通百姓的生活真是今非昔比了。蒋老喜欢吹号和拍照,他从道外的旧货市场上买了好几个小号、照相机。他的生活充满了快乐的音符和多彩的光彩。

1998年夏秋之际,松花江哈尔滨城区段迎来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峰水位达到120.89米,比1957年高59厘米,比1932年高1.17米。奉命从辽宁驰援的118师三个团一万官兵火速抵达哈尔滨市,部队从道外江堤到道里九站及江北一路排兵布阵摆下与洪峰决战的战场。蒋老听说自己的老部队回来了,非常高兴,他多次到大堤上看望慰问战友。他还捐赠了一把冲锋号,如今已被黑龙江革命博物馆收藏了,还颁发了荣誉证书作为纪念。

蒋老饶有兴致地和我说起他夏秋之交历时两个月出去旅游的见闻。他一个人自助游,手持退役军人证和伤残军人证,乘车半价,所有风景区免费,他时时处处都感到人们的热情、帮助和关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繁荣富强的景象让他激动不已,他的号声传遍了山山水水,他的相机拍下了人世间的欣欣向荣,他也在相机、手机里愉快地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在昆明西山,小时候也喜欢吹小号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园纪念碑前,他拿出小号,肃立,吹奏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曲。在云南大理,东北抗日联军名将周保中故里纪念馆,他鞠躬致敬并吹响了《松花江》等曲。

蒋老上到向往已久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他自言自语:我来了,一个老号兵。虽然退役了,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兵,我离不开军号,我都会吹军号;起床号、集合号、冲锋号,都说我吹号有底气,因为我是军号手,我的力量来自人民!

以文化人,以乐化人。蒋老在江北桥头、江南江畔的号声,用音乐的语言传递了心声情怀,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不仅给人以音乐的艺术享受,而且以正能量激发人们励志奋起。蒋老家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这是一位老同志赋诗并挥毫书写装裱后送给他的。诗中有句:普通一兵不普通,一把军号伴终生,桥头又响集结号,先声夺人老号兵!

父亲的城,天降小雪。立冬日白。我的耳朵,在异乡,被视觉引领;于微信刷屏,倾听父亲的城。影像的蛛丝马迹,徐徐而落的雪声。我的心跳,藏有风暴。在雪地隐藏,雨水季节发芽的脚印,活跃于记忆的昨日乡情。他乡的城,千里之外,江山纵横任雪行。曾经的景:楼群,街道,铁轨,路人,被铺天盖地的雪花移入画屏。熟悉的人,在那幅卷轴生动。睡或醒,坐或行,看或听。他们的昼或夜,颯或笑,茶或酒,平淡的民习旧俗,我眼里的乡情万种。立冬,立冬!

父亲的城,天降小雪。立冬日白。父亲的城,千里之外,江山纵横任雪行。曾经的景:楼群,街道,铁轨,路人,被铺天盖地的雪花移入画屏。熟悉的人,在那幅卷轴生动。睡或醒,坐或行,看或听。他们的昼或夜,颯或笑,茶或酒,平淡的民习旧俗,我眼里的乡情万种。立冬,立冬!

乡愁的味道

□谢华

朋友从故乡哈尔滨给我寄来了一箱菇娘。我从快递员手中接过来,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轻轻拆开风干了的像蜻蜓羽翼一样的菇娘皮,金黄发亮的菇娘豆儿,就光鲜鲜地露出来了,我便不厌其烦一个接一个地剥,又兴味盎然地一个接一个地吃。

朋友寄出时,在电话里说:“这是你大嫂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给你挑的啊,这就是家乡的味道,乡愁的味道。”

朋友和大嫂是老林区人,知道什么样的菇娘好吃,所以专挑那种形体玲珑小巧、半透明的黄灿灿的,半软富有弹性的菇娘不寄来。轻轻一咬,就能感受到“嘞”的一声,像是引爆了一颗甜美的爆竹,随之果汁溢于满口,那股清甜的味道,在唇齿间留住生香。

我的童年,在东北老家。父母每年春天,都要在房后菜园子四周,种上一些菇娘。这种植物,生命力极强,有了几场春雨的滋润,无须精心照料,就很快长得特别的茂盛。那时候,菇娘花刚落,结出小果时,我就见姐姐把还是很绿的菇娘揪下来,把菇娘豆儿的外皮儿小心地从果尾处扭下去,轻轻地把菇娘豆儿揉软了,找一根细一点的簪子,轻轻地从菇娘豆儿的尾部捅进去,看似很清凉的汁水就会冒出来,用嘴一嘬,再捅,再一嘬,不一会儿,就会有白白的比小米还小的扁扁的籽儿一丝丝地呈绿色的絮状从洞孔中被挤压而出。剩下一个软软的只有一个出口的薄皮的菇娘皮儿,好像玲珑小巧的半透明的绿色小灯笼,它在姐姐舌尖唇齿间,吸满空气,然后,用牙齿抵住,再用舌尖往前轻轻挤压,一种单调却清亮的音乐就响亮起来了!做成这样的“乐器”,只能是那种绿色的菇娘,熟透了就不能吃了。

每到菇娘长出的季节,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掀起嘴巴咬菇娘,那声音此起彼伏,如盛况空前的一场蛙鸣比赛。小伙伴儿咬菇娘咬入了声儿,难免被老师严肃批评一顿,之后才不舍地将菇娘皮儿吐掉。

有时候,我也缠着姐姐给我做一个或多个这样的“乐器”。可是,那菇娘皮含在我嘴里,不但吹不响,而且还会经常把它们咬破。越是这样,就越遭到大人骂,骂我们是糟蹋了菇娘的败家子。

父母的骂声,藏着的是他们对儿女的疼爱。如今,再想听到那骂声,已经找不到了!那一天天吸收了充沛的阳光、雨露,润泽起来的菇娘,渐渐地那层外皮由原来的黄绿变成暖黄,那小巧的果身由扁瘦变得浑圆。走近它们,你会闻到一股特有的甜香气,从饱满的果实里散发出来,让人越觉得这个东西可爱得有些迷人。

熟透了的菇娘掉在姑娘透的枝杈上或地上的时候,父亲会把这些菇娘收进屋里,然后母亲就把大部分质量上乘的菇娘用针线穿起来,吊在老屋里的檩木上。母亲说,这样菇娘不受潮,不会腐烂,留着冬天解冻和过年的时候吃。其实,我觉得是大人们担心放低了,会被我们偷吃个精光。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行编: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黑龙江文旅·妙赏频道